

中国研究文献 2

創造社資料

第6卷

伊藤虎丸編

アジア出版

1979

使用底本

天理図書館蔵(天理図書館本複製第60号)

洪水週刊

飯田吉郎氏蔵

洪水半月刊(第1巻合訂)

和光大学附属図書館蔵

洪水週年増刊

創造社資料 第6巻

中国研究文献 2

1979年5月発行

全10巻 ¥80,000

編者 伊藤虎丸

発行 アジア出版

182-91東京調布局P.O.BOX13

製作 汲古書院

102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2-5-4

電話03(265)9764振替東京5-158035

落丁・乱丁本はお取替えいたします。

目 次

洪水週刊	
第1期(1924・8・20).....	3
洪水半月刊	
第1卷合訂 第1卷第1期~第12期.....	21
(1925・9・1~1926・3・1 底本は1927・4 3版を使用)	
洪水週年増刊(1926・12・1)	473

洪水週刊

救世的工程

洪水

第 一 期

◀ 目 錄 ▶

- | | |
|-------------|----|
| 1. 撒但的工程 | 全平 |
| 2. 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 沫若 |
| 3. 迷離的幻影 | 貽德 |
| 4. 對於梁俊青的意見 | 全平 |
| 5. 通信 | 仿吾 |

撒 但 的 工 程

全 平

有人擊喊着說：

在曠野預備主耶穌的路，在沙漠修平我們上帝的道，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爲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爲平原。

——舊約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三節第四節——

上帝創世以後，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上帝說：他們的盡頭已經來到我的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於是洪水氾濫在地上，凡在地球上血肉的生物都死了。——見舊約創世記

啊！上帝真是全能的：渾沌的時候便創造，創造的不好便毀滅，一些沒有顧慮。本來惡劣的創造就是破壞，真正的破壞便是創造。這其間沒有什麼積極的差別。不過世人都把創造的工程歸於上帝而讚美之，把破壞的工程歸於撒但而咒詛之；所以我們不妨說：美善的創造是上帝的本能。真正的破壞是撒但的天職。

美善的創造是難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他會從空虛渾沌的無物中變幻出光明燦爛的世界；沒有創造，便沒有世界。真正的破壞也是難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因為他是在虛偽醜惡的社會中，掃除去冷酷貪婪的怪物；沒有破壞，怪物便要大施猖獗。

技巧的匠師，不能在舊屋沒有拆去的基地上築造巍峨的巨廈；真正愛花的人們，也決不肯袖手讓荊棘叢生在自己心愛的花園裏，把心愛的花兒凌踐致死。所以破壞比創造更為緊要。不先破壞，創造的工程是無效的；真正的破

壞，一切固有勢力的破壞，一切醜惡的創造的破壞，恰是美善的創造的第一步工程！

寂寞淒涼的文藝花園裏的創造之花，美艷不凡的創造之花，不幸在破壞工程尙未開始的時候，已萌芽於根深蒂固，無理可喻的荊棘中了。這好像一個晴天的霹靂，驚醒了游人的迷夢，他們纔恍然知道：除了素所習見的，醜惡無狀的滿園荊棘之外還有這種不凡的花朵；雖然也有少見而以為怪的，但是真實的價值畢竟要漸漸得到公道。相形之下，剛在成長的花朵，便已引起包在她四圍的自慚形穢的荊棘的嫉妒。

荊棘藉了牠們的地盤與夥伴，來壓迫這不與衆同的花朵。牠們惡狠狠的把她的陽光遮了；急巴巴的把牠的養分奪了。不凡的花朵枯萎了！這是荊棘的愉快，也是愛花的游人的悲傷！

愛花的人們啊！不要失望！花兒的憔悴，不是花兒的能力薄弱，也不是荊棘的不可抵抗。這因為花兒的工作，祇是她自己的創造；花兒的要求，祇是她的創造的美善與偉大。她不希望世俗的成功，憔悴而死她也毫不失望，醜惡卑劣的創造，纔是花兒真正的悲傷。

愛花的人們啊！應當記得！創造的工程是必需的，沒有創造便沒有花；沒有美善的創造，便沒有美善的花。然而不先做破壞的工程，不先破壞創造的一切障礙，那麼，固有的惡勢力，恰會把創造的工程破壞。

現在第一次創造之花的發育已停止了。荒園裏的荊棘愈生愈茂了。所以我們不能不起來盡一些微力，來做我們的破壞的工程，撒但的工程，來砍除荊棘，掃去石礫，讓花兒得以自由創造而發育。

我們知道撒但是最被世人憎惡的，撒但的工程是最被世人咒詛的；然而正義的上帝何嘗不為以色列人所怨謗？世人本是盲目的啊！上帝的唯一美善而偉大的創造——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不是因為宣愛與義，便被他自己的選民——猶太人釘死於十架上麼？

所以我們固然不願抹去良心，做假守祖宗律法，立在街頭祈禱的法利賽人；但也沒有那種偉大的願力去學犧牲一己，釘死十字架，為惡人贖罪的救主。我們祇憑著我們的良心，順著我們的感情，來做被人咒詛被人憎厭的撒但；我們更願意因為世人所加於我們的罪而把我們投入焚着永火的硫黃湖

我們要定下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一切社會的醜惡；我們要定下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是一切醜惡的破壞，沒有調和，永無妥協的破壞！我們要憑著良心的指揮，永遠為正義與真理而戰！待把穢濁的塵寰依舊變成純潔的白地，再來創造出美善偉大的世界。

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沫 若

我們學過醫學的人通常容易遇見的病症，有所謂盲腸炎的。我遇見這種病總要聯想起箇人資本主義上來，不僅他們的性狀相像，就是人們對於他們的態度也大概相像。現在且讓我先說盲腸炎的性狀是甚麼，人們對於他的態度是甚麼，再來說到他和資本主義相像的地點罷。

盲腸炎的病名，嚴格地說時，應該稱為虫狀突起炎，拉丁文的原名是 Appendizitis。在我們人身上消化系統裏面有一箇無用的長物，這便是小腸和大腸交界處，在小腸開口部下方的一節盲腸。這節盲腸在人體的營養上完全沒有功用，他只儲蓄些老廢物在那兒時常作怪。他何以會時常作怪呢？因為盲腸的盲端還有一箇兩三寸長的附屬物，就好像一條蚯蚓一樣吊在那兒，這箇附屬物就叫著虫狀

突起 (*Processus vermiformis* = *Appendix* 。) 這箇虫狀突起本來也是一段腸管，因為發育不良，所以只萎縮成蚯蚓般的外狀，但是他的中心是仍然有空穴的。盲腸中有害無用的廢物，如像化膿菌大腸菌以及由外界誤吞入的果核石粒之類，偶爾竄入虫狀突起的空穴中時，便在這兒作起怪來，發生出種種程度的炎症。——這便是盲腸炎的病源論了。但他發表出來的病狀是怎麼樣呢？我在此不是在做醫學教科書，我只能簡單地序述幾句。

虫狀突起的部位在我們下腹部的右側，所以盲腸炎發作時大概是右下腹部疼痛，發燒，嘔吐。但是腹部痛位每不一定，有時全腹脹痛，有時又在上腹，這是初學診斷的人容易受騙的地點。全腹的脹痛在二三日後仍然會限制於右下腹部的，在這兒製造一箇膿疱，膿液漸被吸收時，體溫也漸次平復。大概兩三禮拜，多則四五禮拜，病人終會復原的。但不幸遇著病狀劇烈時，一二日間便要丟命。即使幸而復原，但終竟要會再發，要屢屢再發。

以上我把盲腸炎的病源和症狀粗略說了，我們說到治療上來，便時常要聽着兩派的爭論。簡切痛快的外科派，他們的主張是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行開腹手術，把病源地的虫狀突起割了，便把盲腸炎根治了。這箇手術是很簡單

，而且手術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但可惜人類的精神，根本上害着了一種姑息病，一種怕流血的病，不怕手術的效果如何好，手術的痛苦如何輕微，而他總是怕流血的。因而溫文爾雅的內科夫子們走來開始平和的說教，先教病人保持着絕對的安靜，靜靜地睡着不許移動，然後再在患部或者用溫水來溫他一下，或者用冰塊來冰他一下，或者用鴉片來麻醉他一下，病輕的不醫也會好，病重的是閻羅王要他命，然而重症總比較症少，結局是內科夫子的收入總比閻羅王占勝利了。好了又發，發了又姑息，弄到後來把身體弄衰弱了，又纔跑到外科門前去要求行手術的正不乏人。我常聽見外科的先生們說：盲腸炎病好醫，姑息病真是不好醫呢！

資本家是社會的盲腸。他們對於社會是並沒有甚麼貢獻的。他們的主義是在榨取勞動者的體力以獲取剩餘價值（贏利）。他們這種營利的精神使他們於同階級間不能不起競爭，使他們不能不採取擴張複生產（*Erweiterte Reproduktion*）的手段。甚麼叫擴張複生產呢？便是每年每年以所得的贏餘除去資本家自己的費用外，全部迭次加入起業的資本內以推廣繼續其產業。現在的資本家階級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他們沒有通觀全局的計算，他們只

顧自己的私圖，他們自由競爭之結果，使供給與需要之間不能協調，於是產業停頓而益社會的恐慌。多數的勞動者在平時做了他們的芻狗，而在此時更不得不被他們拋棄於街頭。社會呈出紛擾的狀態，這不是勞動者的罪過，這是資本家階級這條社會的盲腸害了盲腸炎的結果呢！

我們箇人誰都是要想保持身體的健康的，我們對於社會也誰都是想要他保持健康的狀態。社會的健康狀態，在我們所能思議及的，怕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纔能顯現。社會主義的標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們在那時候沒有生活的憂愁，我們的生活社會能為我們保障，社會的生產力可以聽我們自由取得應分的需要，而我們箇人和萬衆一樣對於社會亦得各盡其力所能而成就箇人的全面的發展。這樣的社會我恐怕不會有人不歡迎的罷。宗教家所仰望的天國不必在天上去尋求，原是在這地上可以建設的。有人或會以為這是不可實現的理想，但是這種人並不是不歡迎這種地上樂園，他們是歡迎過度而生出了這樣的杞憂，在飛行機尚未發明之前，人誰信二十世紀中有人會在天空中翱翔呢？

迷離的幻影

倪 貽 德

愛人喲！我們這一對可憐的運命。

確像河海中的兩片浮萍；

暫時給微風吹聚了，

誰料又被無情的狂濤飄分！

七月的星空是浩渺無垠，

我遙望着天漢的銀河倍覺無限悵悵。

那梳人靈魂的秋風輕徑，

輕輕吹起了我心坎中迷離的幻影。

幻影迷離時在我的心頭孤棲，

我猶覺得你的倩影喲在我身旁偎依；

你芳唇徐吐的餘音娓娓，

彷彿低低地在我耳邊依稀。

啊！夢一般的歡聚，

爲甚匆匆如白駒過隙？

時間是作弄了我們，欺凌了我們，

他將我們歡樂的光陰流逝了，從此不再回程。

到如今只有這迷離的幻影，
時來我的身旁依依溫存，
如像那鳥語花香的春光之中，
白髮的老人在想起他的少年時分。

但時間的惡魔還不肯放鬆我的呢，愛人！
到將來你做的別家人的時候，
就是這迷離的幻影嚟，
也要漸漸在我冰化了的胸前消盡！

一九二四，八，二五。

對於梁俊青君的意見

全 平

我不想說什麼。

當一箇朋友問我：「你對於一百三十三期文學上梁俊青的一箇意見有什麼說呢？」的時候，我很直捷的回了這一句。

爲什麼？敢是無話可說？

是的！無話可說。你想：我說些什麼好？要說同人家

辯論吧，至少要對方面所取的態度不是絕對的纒行。譬如使徒信心會的教徒相信上帝是定了，八十三歲的念佛婆相信菩薩是定了，握著兵權的吳佩孚相信武力萬能也是定了，你無論怎樣盡力去舉例說理來和他爭辯，祇果總還是等於未說，這又何苦來？

譬如梁俊青的話，是在和人家商榷討論麼？雖然他自己這麼說，但我看去滿紙祇是些自得和謾罵的話。這也難怪他；從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仿吾早積了若干怨怒，雖然他說和仿吾已有了交情，但既有機可乘，正可盡量的痛快一下。驕得志的小人，大概都是如此。所以我不想說什麼，好讓他把滿腔憤懣洩出，然後或許有平心靜氣天良發現的日子。火頭上的人是越說越左的，結果不是勸他明白，反是激他糊塗了。而且沫若的作品，幾年來少有人罵；許多常常被罵得「大家」，正恨無可忍的在鑽縫覓隙，現在看見梁君這樣興高彩烈的大罵，不管他是怎樣沒有理當，然都在拍手稱快；這又可以宣洩許多孤憤之氣，省得他們暗地裏咬牙切齒。

所以我不想說什麼。即要說，梁君也早已自己噎了。言為心聲，真不差！我看了梁君的文字，梁君的心事被我明白了不少。